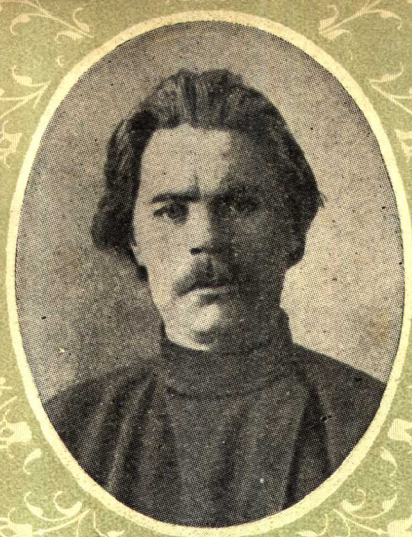




高 尔 基

華蓮加·奧萊淑華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高 尔 基

華蓮加·奧萊淑華

樓 適 夷 譯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一 九 五 六 · 上 海

內 容 提 要

本書是高尔基的早期作品，書中描寫一個出身貴族、但却反抗一切虛偽和庸俗的少女，和一個優柔寡斷、患得患失的大學講師間的戀愛經過。

通過這兩位主人公的談吐和舉動，作者刻劃出十九世紀俄國青年知識分子的思想生活，無情地諷刺了俄國某些知識分子的蒼白面影，從而暴露出當時地主階級社會的腐朽沒落。

М. ГОРЬКИЙ

ВАРЕНЬКА ОЛЕСОВА

根據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Москва 1949 年版本譯出

華 蓮 加 · 奧 萊 淑 華

高 尔 基 著

樓 適 夷 譯

*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出 版

(上海康平路一五五號)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零壹零號

華文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

*

書 號 1107

開本 850×1188 耗 1/32 印張 3 13/16 字數 80,000

一九五六年九月第一版

一九五六年九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 1—30,000 定價(8) 0.38 元

……伊博里特·綏尔盖維契·波格諾夫被聘为某处地方大学的講師还没有几天，便接到在伏尔加流域远处森林地带轄有田產的妹子打來的电报。

电文很簡單，这样說：

夫死，速來，待助。叶丽莎佛达。

这迫切的呼吁使伊博里特·綏尔盖維契很懊惱，他的計劃和心境完全給破坏了。他早經决定，这个夏天要到鄉間一位朋友家去住，把講义稿子好好准备一下，可是現在，却不得不到那离彼得堡和他的任地都在一千俄里以外的地方去，安慰那死了丈夫的女人。照她从前那些來信中看，那死了的丈夫与她之間，也不見得怎样和睦。

自从他最后一次和妹子見面，已經快要四年了，一向來往的信札也很少。好久以來，他們兩人之間已完全只是一些形式上的关系了。在互相远离，而生活利害不相一致的親族之間，这是常有的情况。电报使他記起妹子的丈夫，这是一位喜欢吃喝喝的好好先生。他有一張滿布紅色血管網的圓盤臉，一对快活而細小的眼睛。左眼常常像捉弄人家似地眯着，嘴里親切地微笑着，用令人厭惡的法文哼着：

· Regardez par ci, regardez par là……①

伊博里特·綏尔盖維契很难相信这个快活而可爱的人真的死了，因为天下庸俗的人往往是長寿的。

妹子对这男子的弱点抱着有些輕蔑的寬容态度。她是个相当聪明的女人，她明白：“对石头打槍，徒然耗費子彈。”因此丈夫的死，对她并不会感到很大的悲哀。

可是不接受她的招請也不行，而且在她那里也可以工作，也許还不比別的地方差……

伊博里特·綏尔盖維契决定出發了。在兩星期之后，一个和暖的六月的傍晚，从船埠到那鄉村，在馬上搖晃了四十俄里，已經十分累乏了，他在伸向園子的陽台上，与妹子对桌而坐，喝着香味濃郁的茶。

靠近陽台欄杆的地方，紫荆和阿拉伯橡膠樹蓊郁地繁茂着。从叶縫中漏進來的斜陽，像纖細的金綫在空中顫动。圖案形的影子落在放滿鄉間酒菜的桌子上，空气中充滿着菩提和紫荆的芳香和被陽光晒暖的潮潤的泥土气。園子里小鳥兒熱鬧地啼叫。有时，黃蜂和蜜蜂飛進陽台來，在桌子上飛來飛去，忙忙碌碌地發出嗡嗡的翅音。叶丽莎佛达·綏尔盖芙娜把手中的手帕厭煩地在空中揮舞，赶开那些黃蜂和蜜蜂。

波格諾夫馬上看出他的妹子，正如自己的臆料，并未因丈夫的死有分外悲哀的神情，而且一边以探索的目光望着他——她的哥哥，一边談着話，又好像有什么事隱瞞着他。他原准备看見一个变成神經過敏的、蒼白而疲乏的妹子，但現在看見，她这瓜子形的臉上，是被陽光晒黑了的健康的血色和鎮定而自信的、眨

① 法文：这边望望，那边望望。

着聰穎的光芒的眼睛。他很乐意覺得自己的預想是錯誤了。他一邊听她談話，一邊費力地想探出、想了解她對自己隱瞞着的到底是什麼事情。

“我知道這樣的事情是會到來的，”她緩緩地用半高音說着話。這音調一提高時，就帶着悅耳的顫音：——從第二次睡倒以後，他就每天喊着心痛，心跳得厲害，晚上睡不着覺……前一天，他到奧萊叔夫家去作客，他在那里非常激動，叫呀嚷的……那是一家地主，退伍的陸軍上校，是個醉漢，又是橫蠻無禮的人，還害着關節痛風病。不過他有一位小姐，啊，——這小姐，我可以當着你說，實在是一位漂亮的姑娘呢！……等會兒我給你介紹……

“不能辭退么？”伊博里特·綏爾蓋維契微笑地望着妹子，插進話來。

“當然不能！那小姐常常上這兒來，此後，一定還要來得更勤些。”她依然用微笑應對他。

“她找新郎么？這個角色我是不合適的。”

妹子緊緊地瞅着他的臉。這位也是瓜子型的瘦臉，有一撮黑色的小胡子和寬闊潔白的前額。

“為什麼不合適呢？我只是隨便談談，當然光談這位奧萊淑華是沒有意思的，——等你遇見了她，你馬上會明白這個道理，可是你不是也有結婚的打算么？……”

“不，現在可沒有，”他從茶杯上抬起神光晦澀的淡藍色的眼睛，簡單地回答說。

“嗯，”叶麗莎佛達·綏爾蓋芙娜深思地說。“到三十歲才走上這條路，對一個男子來說，是太遲了，也是太早了……”

他留心到她不再講丈夫的死。可是——既然如此，她又為

什么那么慌张地把自己叫到这兒來？

“我想一个人二十歲不結婚，就得等四十歲，”她思索着說。“这样就可以减少許多自欺欺人的冒險……假使有欺騙的事，在前一种情況下，可使自己的感情保持清醒，而在后一种情況下，就有一个确定的社会地位，这种地位，在一个四十歲的男子几乎永远是坚实可靠的了。”

她說這話，表面是为哥哥，实际上却好似在說自己。他靠在椅子上沉默着，深深地嗅着濃香的空气。

“剛才我說过，他害病的前天到奧萊叔夫的家里去，当然，在那里喝了酒，所以就鬧得那么凶……”叶丽莎佛达·綏尔盖芙娜伤心地搖搖頭。“終于，我……变成孤單的人了……三年以來，虽然跟他在一起，心里总觉得自己是一个孤單的人。可是，現在，多么奇怪的境况呀！我也到了二十八歲了，什么生活也沒有，只是丈夫和孩子的附屬品……孩子又都死光了。現在，我究竟算个什么呢？我做什么才好呢，怎样活下去呢？有时也想，把这兒的田產变賣掉，到國外去跑跑，可是我丈夫的兄弟又在企圖這筆遺產，說不定会打官司。沒有法律上的根据，我是不高兴將自己的財產給人家的，对于他的要求，我还没有看到这种根据。你对这件事有什么意見呢？”

“你知道我不是搞法律的，”伊博里特·綏尔盖維契微笑着。“不过，你把事情詳細說一說……再慢慢來想吧。这个兄弟——有信給你么？”

“是啦……声势可凶呢。他是一个混蛋，誰对他都沒有办法……虽然他們有許多共同的地方，但我丈夫在世的时候是不喜欢他的……”

“原來如此！”伊博里特·綏爾蓋維契應答着，搓搓手。他知道妹子为什么要他來，心里就明朗了。他的脾气原不喜欢不明不白和疑惑不决的事情。他打算着，首先要保持心的平衡，所以有什么不明白的事情破坏了他的平衡，他就馬上忐忑不安，焦躁地动着脑筋，要不把这不明白的事情赶快說清，放進在自己世界觀的框子里，心里老实就不得舒服。

“老实說，”叶丽莎佛达·綏爾蓋芙娜眼睛不望哥哥的方面，緩緩地說明道。“那沒有道理的抗議，吓了我一大跳。我是非常累乏了，伊博里特，我只想靜靜地休息休息，却又找來了这样的事情。”

她沉重地嘆了一口气，拿起他的茶杯，又用那把哥哥的神經攪擾得很不愉快的愁郁的声調，繼續着說。

“跟死了的丈夫那样的人，共同生活了八年，我以为我已經是應該休息休息了。就是一个別的女人，处在与我同样的境遇——对于义务和教养的考慮远为落后的女人，也早已把这样沉重的鉄鏈子割断了，而我呢，直到今天还拖着，固然这副重担也实在把我压坏了。可是，孩子死了……唉，伊博里特，自从死了孩子，我过的是怎样的日子，你也替我稍微想一想吧！”

他同情地望着她的臉。可是她的悲嘆並沒有使他感动。第一，他听不慣她的語气，好像是念書的調子，不是动感情的人所使用的。再加那光亮的眼睛从这边溜到那边，很少在一处地方安靜下來。身段又溫柔又慎重，从她这匀称的态度中，浮动着內心的冷酷。

陽台的欄杆上，停下一只灵巧的不知名的小鳥，在那兒蹦跳着，然后又飛去了。兄妹倆目送着它，暫時落在沉默中。

“有些什麼客人到你的地方來？看點什麼書么？”哥哥在烟卷上點着火問道，心里却在想別的事情：在這樣難得的幽靜的夕暮，能不說話夠多么好呢。在這陽台中，凝然地坐在椅子上，耳听着樹葉的囁語，等待着萬籟俱寂、群星輝耀的夜晚的到來。

“常來的是華蓮加，此外，白娜采華有時也來走走……你還記得那女人么？就是柳特米拉·華西里叶芙娜啊……她跟她先生也攪得不大好……可是她也是不大肯讓人的。在他的地方還有許多男客人來，可是有趣味的——是一個也沒有！可以談談的，簡直沒有一個……除了談經濟，談打獵，罵罵官府，講一些沒意思的廢話，再也談不來別的……可是，只有一個……候補司法官辨可夫斯基……年輕，受過高等教育。你還記得辨可夫斯基這一家么？慢着！好像有客人來了。”

“來的是誰，就是那個辨可夫斯基么？”伊博里特·綏爾蓋維契問道。

他的問題不知為什麼使妹子發笑了。她一邊笑着，一邊從椅子上立起來，而且用一種新穎的口吻說道。

“華蓮加啊！”

“原來！”

“我要听听你怎样批評她……在這兒是沒有人敵得過她的。可是從她的靈魂來看，這是一個很怪的人呀……不過——現在你自己去看得啦！”

“我也不一定要看呀！”他在自己的靠臂椅上伸了一個懶腰，冷靜地表示說。

“我，馬上回來。”叶丽莎佛达·綏爾蓋芙娜從屋子里走出去，說。

“那末，那位小姐進來時你不是不在么？”他不安起來。“請你不要走，最好還是我走開！”

“不不，我馬上來！”妹子從屋子裡大聲對他說。

他皺着眉頭仍坐在自己的椅子上，向園中望去，遠遠地傳來急促的馬蹄聲和地面上的隆隆的輪聲。

在波格諾夫眼前是一排被暮色籠罩着的、有了年代的曲折的苦提樹的行列。樹枝互相交叉，在頂上形成一座密布着芬芳的綠蔭的天幕。它們經過長期的歲月，剝落了樹皮，削殘了枝節，但依然向上邊，向光明伸展開去，這情形正與我們人類的親族無異。但樹干上到底還滿吐着黃黃的樹脂，在根上長出纏繞着的小樹枝，因此在這年久的粗大的樹上有許多枯萎的桠枝，像荒涼的骸骨一般倒挂着。

伊博里特·綏爾蓋維契看到這光景，很想在古老園庭的呼吸下，躺在这把靠臂椅上打一個瞌睡。

從樹干和枝桠的空隙中，看見地平綫上發出淡紅色的光點。在這樣明亮的背景上，近邊的樹木更顯得朦朧凋零了。從陽台遠遠地伸向薄明的對方的林蔭道上，暮色徐徐地推過來，靜寂又緊跟着追來，引起一種漠然的幻想。幻想受了夜的魔術的唆使，終於在陰影中構出一個熟悉的女人的影像，和她并肩而立的還有自己的影子。兩個人在林蔭道上，向着遙遠的對方走去。她輕輕地靠在他的身上，他覺到女人的和暖的體溫。

“晚安！”忽然聽見深沉低微的聲音。

他跳起身來，稍微有些惶惑地回過頭去。

面前站着一位穿着灰色衣服的中等身材的小姐。頭上披着白紗似的東西，好像新娘的紗兜——這便是第一眼看見的一切。

她向他伸過手來，問道：

“這一位就是伊博里特·綏爾蓋維契么？我叫奧萊淑華……我早知道你今天可以到的，所以趕快來拜訪，看看是一位怎樣的先生。我從來不曾遇到過有學問的人，因此……有學問的人是什麼樣子，我簡直一點也不知道。”

有力的、熱烈而纖小的手，緊緊地握了他的手。這襲擊使他多少有點窘，他默默地行了禮。連自己也有點討厭自己的狼狽。他預想，當他見了那女子的臉，大概可以從那兒發見明朗而粗莽的媚態。可是當了面，却看到有一對大而晶黑的眼睛，天真而和藹地微笑着，照耀着美麗的容貌。伊博里特·綏爾蓋維契記得在一張意大利的古畫中，曾經見過和這同樣的健美而高昂的臉。櫻唇小口，微突而秀氣的前額，額下一對大眼睛。

“對不起得很……讓我去拿燈來……請坐啊。”他招呼她了。

“不不，不要客氣，我在这兒跟自己的家裡一樣，”她在他的靠臂椅上坐下說。

他立在桌子邊，默默地望着姑娘，知道這是很窘的，必須講點什麼話。那女子並不因他的凝視而不好意思，就開始對他說話：他是怎樣上這兒來的；這鄉村中不中他的意；他打算在這兒長住么。他唯唯諾諾的回答她，好像被人打昏了似的。原來他的神智始終是清醒的，而現在突然間紊亂地在一種令人激動的感情的力量面前覺得惶恐起來。對她的歡喜跟對自己的憤慨發生了鬥爭，好奇心跟近似恐怖的心情發生了鬥爭。那姑娘像一朵開放的健康之花，和他面對面地坐着，舒暢地靠在椅上，緊裹在身上的衣裳，使人看到她雍容華貴的肩膀和胸脯。而且以旁若無人的口吻和嘹亮的嗓子說着話，雖然說的不過是初見面人所說

的普通应酬話。她的深栗色的頭髮鬋曲得很美丽，而眉毛是更顯得黝黑。在玫紅色的、薄得跟透明一般的耳朵旁边的黝黑的脖子上，皮膚在跳动着，顯現出血液流过脉管的迅速搏动。当她微露細白的牙齒而微笑的时候，下頰上現出一个小小的酒渦。同时从衣服的每一条皺褶中，發出一种刺激性的誘惑。从鮮艷的唇間閃耀着細小潔白的齒列，看來像有些貪饒的神气，全身充滿着从容不迫的嫵媚姿態，令人联想起一只被寵幸的小貓兒的嬌愛。

波格諾夫感到自己分裂为兩部分：一部分完全被姑娘的官能之美所吞噬，只是像奴隸一般地凝視她；另一部分是机械地观察前面这一半的状态。他回答她的詢問，自己也随便向她詢問，这其間，眼睛就沒法兒离开她的迷人的身姿。他私自称她为“妖艷的淫妇”，心里虽然嘲笑自己，可是总沒有力量回复他的分裂体。

在陽台上，妹子这样嚷嚷着走出來了：

“啊，怎么一回事！我当这小姐在那边，还去找呢，不料已經……”

“我从園子那边繞过來的啊。”

“你們已經相識了？”

“嗨，当然罗！我还当伊博里特·綏尔盖維契是一位禿頂的先生呢！”

“再倒一点茶吧？”

“好的，倒一点吧。”

伊博里特·綏尔盖維契退过一边，站在下園子去的階步边。用手摸一摸臉，又用指头抹抹眼睛，好像从臉上眼中拭去垢污似

的。他感到自己感情的爆發，使羞恥心讓位給對這女郎的激動，因而覺得害臊起來。他想像自己和她出現在哥薩克人包圍未婚夫婦的場面中，很想對她表示他自己這個人對她的挑撥性的美實在是無動于中的。

“今晚我宿在你家，明天還要打擾一整天……”女郎對他的妹子說。

“華西里·史吉派諾維契怎麼啦？”妹子吃驚地問。

“魯契茲加耶姑母到我家來作客……你知道，我爸爸頂喜歡她……”

“對不起，”波格諾夫說。“我很累了！想休息一會……”

他欠躬着身子走開了，身後立刻傳來華蓮加的附和的呼聲。

“你早該這樣了！”

雖然他從這叫嚷中聽到的是一種好意，但他卻把這聲調看做是逢迎和虛偽的。

給他住的屋子原是妹夫的書房。屋子中間放一張笨重而不雅觀的寫字台，寫字台前面是一隻橡木的靠臂椅子，靠一面的牆邊，一張土耳其式的寬闊的長沙發，長長地占据了全邊的牆；對面的牆邊是一架風琴和兩口書櫥，幾只有軟墊的椅子；長沙發頭上一張放烟具的小桌子；靠窗口是一張棋桌；這一切就增添了屋子的裝飾。天花板很低，又熏黑了；四周的牆頭上挂着幾張用粗糙的金色鏡框裝着的一種圖畫和木刻，現出幽暗的黑影——一切都顯得沉悶而陳旧，發出不大好聞的氣味。

桌上放一隻淡紫色罩子的大洋燈，燈光落在地板上。

伊博里特·綏爾蓋維契正立在這光圈的邊緣上，眼望着屋子的窗口，在分析自己混亂動搖的不愉快的情緒。有兩扇窗子，

窗外的夜色中，顯出樹木的黑影。他走過去將窗子打開。立刻屋子里充滿了菩提樹的清香，同時流進了愉快的、低沉的哄笑。

長沙發上已經給他鋪好了被褥，這被褥占了大半截沙發。他望着床鋪，開始解領帶，立刻又將靠臂椅粗重地推到窗邊，臉色陰沉地坐下了。

一種莫明其妙的憂郁的感覺，使他混亂，使他焦灼。以前有時候他也經驗過不滿的感情，但這樣固執，這樣長久地緊緊抓住他不放，卻從來不曾有過，——因為他總是能很快地抑制自己的那種感情。他這樣相信：人必須理解自己的情緒，而加以培養或抑止。因此有人說到人類精神生活的神秘的複雜性時，他總是揶揄地嗤笑着，認為這種意見不過是一種“玄學”。

他自己向自己問：難道遇見的這位健康而美麗的小姐，可能是個官能上愚蠢的人麼？——難道這次相見竟能這樣奇怪地影響他麼？果真是真實的麼？因此在仔細地觀察這一天的印象的過程之後，他就應當作出一個肯定的答案來。於是，便得了這樣的答案：——那小姐走進他的理性中來是太突然了，自己在路上既然已經很疲勞，而小姐在他面前出現的時候，他又正當陷入那種空想的剎那間，這在他的情緒上，原是不大有的。

這樣的解釋總算多少使他感到安定，可是不知什麼緣故，就在這時候，他的眼前早又映出了美麗奪目的女郎的姿容。他不禁閉了眼睛注視着這位女郎。同時神經質地抽着煙卷，一邊注視着她，一邊在批評她。

“那小姐在本質上，”他想。“是庸俗的。血肉太多，而神經則太少。她的天真的容貌，是缺乏學問的；她那瞪得大大的又深又黑的眸子中所顯示的驕傲——是一種相信自己的美貌能被男

子寵幸的女性的驕傲。剛才妹子說，華蓮加征服一切的男子，可見她也在想征服我呢。不過我是來這兒工作的，並不是來玩的，大概不久她就會明白了。

“可是，慢着，我只見了她一面，不是把她想得太多了么？”這念头掠過他的頭腦。

一輪巨大而血紅的月亮，在園子的樹杪後邊升起來了。他想：這真像怪物的眼睛。不可捉摸的音响，從村子里傳過來，飄蕩在空中。窗下的草叢中，偶然發出輕微的啼聲，大概是鼯鼠或水老鼠出來覓食。遠遠地夜鶯在啼叫。月亮緩緩地升到空中，那情況好像它了解運行的命定性，而感覺到疲倦了。

把熄滅了的煙頭投出窗外，波格諾夫立起來脫了衣服，熄了燈。立刻一陣黑暗從園子湧進到屋子中來。樹木對着窗子俯立着，好像要向屋中窺望。柔和而淡薄的月光照射進來，在地板上映成兩縷光紋。

長沙發的彈簧墊軌動作聲，但波格諾夫的被褥上，籠罩着令人愜意的潔淨氣氛，他伸直身子躺下來安息了。他馬上朦朧地入睡，還模糊地聽見近邊的窗外，有人蹣跚行走，輕聲道：

“瑪麗亞……你在这兒么？”

他微笑地睡着了。

早晨，在滿屋子光輝耀眼的陽光中醒來，他又想起那女郎，不禁又微笑了。他把身子打扮整齊，以學者似的嚴肅認真的態度走去喝茶。看見只有妹子一個人坐在桌前，不知不覺地沖口說道：

“啊，那位小姐呢……”

當他還沒有說完自己的問題前，他妹子的含蓄的微笑已阻

止了他，他連忙沉默了，坐了下來。叶丽莎佛达·綏尔盖芙娜沒有停止她的笑容，仔細打量他的服裝。不怀好意地笑着。

“那小姐早已起身，跟我一起洗過澡了，現在她大概還在園子里，馬上會來的，”叶丽莎佛达·綏尔盖芙娜說明了。

“何必講那麼仔細呢，”他苦笑了。“等喝了早茶，叫人將我的行李打開來吧。”

“東西都拿出來么？”

“不，那可不必。東西我自己會理，要不，便會被他們弄亂的……我還有點糖果和幾本書帶來送你的。”

“謝謝你！你真客气……唷，華蓮加來了！”

女郎在門口出現了，她穿着一身輕鬆的白色外衣，從肩頭到足邊都打着優雅的褶襞，她的衣服跟童裝一樣，穿在身上就好像一個女孩子。她在門口停了片刻，就問道：

“難道你們在等我么？”然後跟一朵輕雲一般，無聲地走到桌邊來。

伊博里特·綏尔盖維契默默地向她點頭，握一握一直露到胳膊彎的手，聞到從她身上發散出來的紫羅蘭的芬芳。

“哎唷，好香啊！”叶丽莎佛达·綏尔盖芙娜叫道。

“我比平時洒多了么？你喜欢香水么，伊博里特·綏尔盖維契？我真是說不出的喜欢啊！每到紫羅蘭開花的時節，天天早晨摘來，用手揉呀搓呀，這是在學校的時候學來的……你喜欢紫羅蘭么？”

他正在喝茶，不向她看，但依然覺到她的視線落在自己的臉上。

“我沒有想過喜不喜欢紫羅蘭這種事情，”他聳一聳肩頭，

淡然地說，抬頭向她望了一眼，不知不覺地微笑了。

她的臉被白色外衣映照著，顯得更紅艷，深沉的眸子射出藏不住的喜悅。從她的身上發出健康新鮮的不可言說的幸福。她像北方小春日般的明朗的晴光一樣可愛。

“連想都沒有想過么？”女郎叫道。“怎麼可以不想到，你還是植物學家呢。”

“我可不是園藝家，”他簡短地辯解，不消說，這是很笨拙的回答。眼睛自然地避开了她的臉。

“喏，植物學和園藝學還不是同樣的么？”她發問，又沉默了。

他的妹子，正在不客氣地大笑。這笑聲又不知為什麼使他不愉快。他惋惜地在心裡感嘆道：

“她究竟是愚笨的！”

但是，當他向女郎說明植物學和園藝學的區別時，他就緩和這種宣告，——這女子只是教育不足罷了。她一邊聽著他的認真的說明，一邊以她的懇切的女學生般的眼睛望著他，這可完全合了他的意。

“嗯——嗯，——”華蓮加拖長著聲音。“我明白了！那末，那植物學，是很有趣味的科學么？”

“唔！我們了解一種學問，應當看它對人類有什麼利益，”他感慨地說明了。女郎頭腦的幼稚，加強他對女郎的同情。但女郎卻沉思地用茶匙敲著自己的茶杯，發問了：

“你一定知道牛蒡是怎樣成長的，可是這又有什麼利益呢？”

“那是同樣的，比方研究某一個人的生活現象，這也是很有用處的。”